

臺海使槎錄 一

黃叔瓚撰

中華書局

臺海使槎錄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遂例有筴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瀕之壤。人物倣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卽安。嗟乎。玄靡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保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疏密。禮樂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墨丈尋常之間。習賭習聞。肯蹈濫虛悅惚。如象罔之索珠。狼臚之覓金已乎。則甚矣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于遠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餽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謹陋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仲。會稽弟魯煜拜序。

臺海使槎錄卷一

赤嵌筆談

原始

清 大興黃叔瓚撰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耶一作那國，語言不通，袒裸野，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文獻通考

按澎湖東南卽今臺灣，其情狀相似，殆卽毘舍耶國也。

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臺灣歷史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澎湖爲外援，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藝，順治辛丑，鄭成功金陵挫敗，廈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一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卽叛亡之

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海氣溼。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俗敝人頑。華洲文籍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閩省海疆。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磧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走是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鄰於粵。北則閩安對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臺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形勢

臺灣爲十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磧。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鷺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可數千里。風濤噴薄。悍怒激鬪。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悉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散。餘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府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鑠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山背東南。一望洗洋。舟楫所不到。土番加嘮使種類居焉。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德。悉來臣服。贊其方物。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疆界。實自古所未有。福建海防志。

東甯緣高邱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翳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蜃虺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寰洲文獻。以上臺灣。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菉豆，山羊尤多，居人煮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與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未置巡司於此，元志。

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二，韓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晉遣虎賁陳棱略澎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苦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釐耳爲記，海防考。

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煙霧，明統志。

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則莫如澎湖，蓋其山周回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玉堂書記。

澎湖僻在典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澎湖爲外藪，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諸羅雜識。

以上澎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大山疊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卽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湖，平可通安平港內，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衝渡至澎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澎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尚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澹水，凡三處，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港門爲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尚有南路之艋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罩港、笨港、海翁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卽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卽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衆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或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澎湖尙孤，彼賊衆者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覘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理議末

澎湖爲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鹿耳門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海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徽纓，亦曰標子，以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人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澹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

同安洪淳思澄心云：北路澹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般。謠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爲虎頭山，諸峯環列，樹惟棟櫛，過大灣崎蘆竹坑，咬狗坑，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獼猴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爲疊浪崎，出茅草埔，度鴈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爲深壑，可數十丈，綠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陷不測。五里至石頭坑，四里至長潭，清瑩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

由羅漢門坑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曠，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西卽小烏山，南爲銀錠山，北爲分水山，曰貓嶺山，層巒疊嶺，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二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勾崑諸地，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腳，昂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而蠻萊岑鼓壇阮尤爲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山觀音亭，更寮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卽爲外門，去大傑嶺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爲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委而去之。今則莽草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釐稻，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盡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阮暨智平則迷津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澹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囀野，南連南嶺，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洵扼要險區也。外爲澹水港，八里坌山在港南，圭柔山一作雞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東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源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會流，出府衙門，一作入澹水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爲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

丈圍二十餘丈。今圯。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名虎尾。今澹水營所駐也。兩山南北重岡複嶺。藿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即吼楓仔嶼。諸社。礮山在內北投。濱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澹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港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即雞籠社。稍進爲雞籠港。港道狹隘。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圍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爲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循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銅。所用什物俱銅器。

澎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

觀澎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台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厦。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爲弱水。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

亦說
集。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徧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俱屬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啓洲文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凝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爲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濤大每居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屬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卯酉僅在初昏故潮長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嶠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三四尺自三林港北至澹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餘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月發者爲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梢。及半天如繫尾者。曰屈繫。士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筆記。

余同王君仲千探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舵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首俯入水底。舟人大恐。十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甚。舵牙折者三。風中蝴蝶。千百飛舞。舟人以爲不祥。中刻風稍緩。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棧楮鑑祝之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呶呶向人。少間。遙見小

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神海紀

海外紀略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鼓氣而海沸。天風烈而雨飄。故沈舟傾檣。若海不先湧。天風雖烈。海舟順風而馳。同鯤鵬之徙耳。此語良然。六月有雷。則無颶。諺云。六月一雷止三豎。七月一雷九厥來。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興師。正當盛夏。南風大震之候。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彭。舟盡誤泊北風。澳。國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眷。忽北風大作。我師舟楫無損。而僞敵連艘覆沒。因得乘時進攻。克取澎湖。楊孝廉朝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鍼路。船由滬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經向巽已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澎湖。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帆。澎湖來船。必俟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昏暮不能進口。何云利涉。

澹水在礮山之下。日出。礮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易病。雨則礮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芒花飛。馳入水。染疾益衆。風候與他處迥異。秋冬。東風更盛。

諸山煙靄蒼茫。若山光透露。便爲風雨之徵。又饑鶯高啜。海雀驚飛。則踰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晚觀東。有黑雲起。主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氣候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奧。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識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卽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淫。又云。盛夏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水程

郡縣里數

濟水登舟半日，卽望見官塘山。一作關自官塘趨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爲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顛越。旣入門，靜淥淵渟，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上音亭十里至閩安鎮，數十里至南臺大橋。稍海紀

廈門至澎湖，水程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祕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澎湖，五更。澎湖至廈門，七更。廈門至上海，四十七更。甯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廈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舡可數十。經涓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海壇環峙諸山也。白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三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此爲閩浙交界。至金香、鳳凰、三弁、石童、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礁洋，崎頭門、舟山登

厝澳，蓋依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疊出，卽舟山地，赴上海，甯波，至此分隸，從西由定海關進港，數里卽甯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淞進港，數里卽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三十二更至廣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蓋州，向北放洋，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二年，使者奉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一百一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里，南北延袤一千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定，陳淵川中承北路路程，自郡城至八里岔，四百七十七里，濬水港以下，溪湧潮吞，過嶺臨海，一自北港水路，山內北頭至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略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海船

獨坐舫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稗海紀遊